

【传统大家谈】

孟庙读官箴

□安立志

离开微山岛，返回济南。路经邹城市(原邹县)时，一看时间还早，当即决定去看一下神往已久但始终无暇参谒的三孟。

三孟在格局上与三孔相同，分为孟庙、孟府、孟林三处，但在规格与规模上较之三孔差得太远，这又岂仅是亚圣与至圣之区别？

偌大的孟庙，游人寥落，冷清寂静，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发表的《落寞的孟子》。不过，这样的气氛，倒使我的参观更为从容。手持一只相机，进棂星门，过亚圣坊，经康熙碑，越天震井，瞻亚圣殿。从西路转到致敬门内，意外看到一块官箴碑。

这块官箴碑初看并不起眼，但形制较为特别，没有碑首与碑座，方柱体结构的碑身，四面镌刻着仁、廉、公、勤四项内容的箴文，碑侧竖有木牌说明，此碑系明代万历年间(1573年-1620年)邹县知县梁州彦所立，明清时立在邹县县衙内，上世纪五十年代移入孟庙。碑文为南宋时人王迈所撰。王迈(1184-1248年)，字实之，自号隳轩居士，著名诗人，福建仙游人。

碑侧的说明展板，清晰地印出官箴原文，肯定是为方便今人，每幅官箴都附上白话译文。原文约360字，且做一回文抄本：

【仁】古者于民饥溺，犹己饥溺。心诚求之，若保赤子，于戏！入室笑语，饮饔啜肥；出则敲扑，曾痛痒之。不知人心不仁，一至于斯。淑问之泽，百世犹祀。酷吏之后，今其余几？惟甘小人，而不为君子。

【廉】惟士之廉，犹女之洁，苟一

毫之点污，为终身之玷缺。毋谓暗室，昭昭四知。汝不自爱，心之神明其可欺？黄金五六铤，胡椒八百斛，生不足以荣，千载之后有余戮。彼美君子，一鹤一琴，望之凛然，清风古今。

【公】厚姻娅，近小人，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钧；开诚心，布公道，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。故曰本心日月，利欲蚀之。大道康庄，偏见窒之。所信偏，则枉直而患奸；喜怒偏，则赏僭而刑滥。唯公生明，偏则生暗。

【勤】尔服之华，尔饬之丰，凡缕丝与燕麦，皆民力乎尔供。居焉而旷厥官，食焉而怠其事，稍有人心，胡不自愧？昔者君子，靡素其餐。炎汗浹背，日不辍艰；警枕计功，夜不遑安。谁为我师？一范一韩。

全篇文字浅易，无须翻译，有两处用典略作解释。“廉箴”中之“四知”，当指东汉杨震却金故事。王密送杨震十金，称“暮夜无知者”。杨震说：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，何谓无知？”(《后汉书》卷五十四)“公箴”之“尹氏”，当指宋太宗赵光义的皇后尹氏。而“勤箴”中的“一范一韩”，系指北宋两位名臣范仲淹与韩琦。看来作者是将范、韩二人作为从政之楷模。

回济后，查阅资料，得知碑文末端尚有“汝南后学梁州彦”的一段跋文，主要介绍官箴撰者王迈其人其文，道是“先生以词章起家，为时作者。至于忠义大节，尤为凛然。异代而下，读其词，可想见其人，令人有廉顽起懦之思焉”。然后叙及刻石立碑之初衷，“凡我同心，宜勒

【百家之言】

过洋节谈不上崇洋媚外

有人说，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，也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。每到过年，乡愁就是一张薄薄的车票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；哪怕回不了家也会寄一分相思，留几多忧愁。试想，对于普通国人来说，圣诞节有如此魅力吗？如果做调查，过春节的中国人一定远远超过过圣诞节的中国人，而在过圣诞节的中国人中，也多数不会排斥春节。因此，过洋节既谈不上崇洋媚外，更谈不上数典忘祖。——王石川(媒体评论员)

办儒学学堂教礼节是自打嘴巴

现在某些所谓的儒学课堂上经常得意地说，学儒学之后家庭矛盾减少了，小孩懂礼貌了。我认为学儒学即使有这样的效果，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事实——当地的家庭教育和义务教育彻底失败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讲礼节、尊重别人、尊重自己，大家平等相处都是父母应该从小教育小孩的，而义务教育阶段应该讲现代社会的礼节，现代人的相处之道。假如这些都不懂，还要再办儒学学堂来教礼节，那就是自打嘴巴。——袁伟时(中山大学教授)

【我家家教】

我的小脚老娘爱帮人

□张德宽

母亲今年八十多岁了，依然精神矍铄，意识清醒。平日陪母亲聊天，聊得最多的是对他人的“帮”。

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母亲裹着一双小脚，她是家中长女，有三个亲妹妹，还有叔伯弟三个。在她十几岁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就去世了，没几年她的亲婶子又去世了。两个家庭，一个失去“顶梁柱”，一个没有“内当家”，我的小姨失去爹时只有六七岁，我的小舅没娘时出生才几天。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。就这样，我的母亲迈着缠坏的“小脚”帮了自家又帮叔父家，含辛茹苦把几个妹妹和弟弟带大。几十年间，妹妹体面地出嫁成家，弟弟适龄结婚生子，如今都已子孙绕膝，我的母亲仍然关心着他们及其子孙的生活。

母亲嫁到我们张家后，又成了张家的主要依靠。我的爷爷老实巴交，奶奶小脚难以负重，父亲是独子又多病。一开始父亲在乡工商所有公职，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退职回家，身体病弱，老老少少一大家子，母亲的付出非他人能比。她

要照料好公婆、养育儿女，还要下地挣工分养家，同时邻居家的忙也少不了要她“帮”。谁家男孩娶媳妇，帮新人缝被褥少不了她；谁家女孩出嫁办嫁妆，她更是当仁不让。不客气地说，正是母亲的一手好针线活，使我们兄妹五个从来都是穿得有模有样，也使我的近门姑姑、姐姐出嫁时能风光风光。可这一切都是母亲伴着煤油灯，用“纺车”捻出来，用“织机”织出来，用“针锥”缝出来的啊。一直到我上大学读书，穿的仍是母亲织的粗布衣，盖的是母亲缝的粗布被。

母亲爱帮人，但她有她的原则。只要不违法违规，她认为可帮的，无论亲戚、邻居、村人，谁上门她都面不拒人。早年我家的自行车被借过半个村子，近一二十年家里条件好了，帮过的人更是无从计算。母亲是老式女性，但思想从不保守，对当下人情世理有清醒的认知。她帮人无数，却从不挂在嘴上，更不记在心上，她说人不能施恩图报，“人家正是有难处才找你帮忙的，你若要了人家的东西，吃了也不能安生。”农

一通，置之座右。当夜气清明时，良心发露，未必非砥砺名行之资也。”

原碑因年代久远，或因风化而字迹脱落，残缺或模糊。在孟庙游览，旅游商品部一位先生大约看出我对文物的兴趣，极力推荐当地一位文史学者出版的《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》。然而，关于这通官箴碑，无论是这部专著的整理，还是原碑一侧的说明，都有不少舛误之处，甚至只是对一些标点断句方面的简单错误。原文不能妄加添减，通过网上搜索，发现南宋末年学者叶厘曾有笔记体著作《爱日斋抄》，在其卷四中收录了这篇官箴，而且每则均标以篇目，如《律己以廉》、《抚民以仁》、《存心以公》、《莅事以勤》。三种文本相对照，我对明显错漏之处作了一些校正与补缺，仍不敢说没有舛错之处。

官箴是我国古代官场的一种文化现象。在皇权专制政体之下，从根本上说，官员从政是服务于一家一姓之政权，同时，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士大夫群体，又致力于追慕与实践“修齐治平”的政治理念。官箴的取向与价值，往往不涉及国体政体，仅属于官员从政的自律范畴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邹城市今天的从政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，他们注重挖掘历史文化资源，致力打造“本土化”的廉政教育品牌。其中一项活动就是以这通仁廉公勤箴言碑为基础，设计制作办公桌摆件，时刻警示党员干部自警自励。古为今用，可见一斑！不知收效几何？



【经典新读】

妈妈在山冈上

□陈建功

的，只是一种出人头地的焦虑。除了这焦虑，子女们一无所得。我的妈妈绝不想让儿女们为自己挣回点什么，哪怕是一个面子。她从来也没跟我念叨过“争光”、“争气”之类的话。她甚至告诉过我她并不望子成龙，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强、自爱自重，度过充实的一生。我当工人的时候，妈妈对我说：“你是不是还应该坚持每周一书？同是工人，我相信，有人活得很贫乏，有人活得很充实。别怨天，别怨地，也别怨生活对你是不是公正。你只能自问是不是虚掷了青春？”我当作家以后，妈妈对我说：“得意的时候，你别太拿这得意当回事，省得你倒霉的时候想不开。其实，只要自己心里有主意，倒霉了，也可以活得很好，知道吗？”坦率地说，和许许多多的儿子一样，妈妈的话并不句句中听，自然也就不能声声入耳，特别是当儿子有点“出息”了以后。可是，当你在人生旅途上又走了一段以后，你忽然发现，妈妈这平实的劝诫中蕴藏的是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信念、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，焉知这不正是妈妈为儿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？

我当然不会忘记妈妈是怎样领我去叩文学之门的。不过，对于我来说，最为铭心刻骨的，还是文学以外的事情。

我的学生时代，家境并不宽裕。父亲虽然在大学教书，却也不是个讲师。父母除了抚养姐姐、妹妹和我以外，还要赡养奶奶、外祖。我记得小时候，父亲给年龄尚小的妹妹买来苹果增加营养，我和姐姐只能等在一旁，吃削下来的苹果皮。我的裤子穿短了，总是由妈妈给接上一截。当接上两三截的时候，妈妈就笑着对我说：“看，你这模样简直像个少数民族了！”比起那些地处边远、温饱难继的人们，这当然也算不得什么，可是我读书的学校，是一个高于子女集中的地方。那些政治地位优越、衣食不愁的同学，每逢假日，坐着“华沙”，“胜利”翩然来去。新学年返校，这个谈北戴河度假，那个谈中南海做客，我辈寒士子嗣，自尊心岂有不被伤害之理？我永远忘不了班上一个高傲的女同学，穿着一件蓝灯芯绒面的羔羊皮大衣，雍容华贵，使我不敢直视。每当看见那件皮大衣的时候，我就要想起自己的妈妈穿的那件旧皮袄。那是妈妈从南方调来北京和爸爸团圆时，为了抵御北方的寒风，在旧货店买的。那是一件由无数块一寸见方的碎皮子拼成的皮袄，每年冬天，我都看见妈妈小心翼翼地在那里碎皮子间穿针走线。我常常伤心地想，我妈妈穿的衣服，都不如这些女同学啊！这感受，被写进了我的日记，它是不可能不被妈妈看见的，因为她每周都要对我的日记作一次评点。

“你怎么这么自卑？你想想，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吗？”妈妈问。想了想，我说当然不是，我的书读得比他们多，作文也写得比他们好。我告诉妈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跟他们比这些。

“那你觉得怎么想才是对的？”

“比读书，比学习。”我说。

妈妈笑了，说：“这当然不坏。不过，慢慢你就明白了，读书、学习也不是恒气的事，干吗老想着‘比’？你得学会把读书、学习、思考、创造都变成生活的一部分。我这话你大概理解不了，以后再说吧！”

我当时的确是似懂非懂，只有当我十八岁以后，一个人借着矿区宿舍一盏自制的床头灯，偷偷读《红楼梦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又偷偷开始写一点什么的时候，才渐渐领会了妈妈这段话的深意。那是“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”的时代，而我，不仅从事着最艰苦的职业，而且政治上也屡经坎坷。连我自己都颇觉奇妙，十年光阴何以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尽管迷茫，却不空虚；尽管苦闷，却不沉溺。我把一颗心完全沉浸在写作和读书里。书，大部分是妈妈利用分管图书馆之便，偷偷借给我的。坦率地说，也有一部分是我溜进列为“四旧”的书库，偷出来的。“读书人，偷书还叫偷吗？”孔乙己的这句话，常常被我引以自嘲。

当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你会觉得活得那样忙碌而充实。你不再怨天尤人，也不再度日如年。你渐渐理解了，你的妈妈不可能留给你万贯家财，她甚至也不大关心你是否能吃上文学这碗饭——我猜想其中不乏余悸和苦衷。你的妈妈最关心的，是她的儿女是否能选择到一种有意义的活法儿。这活法儿使他们即便身处卑微，也不会失去自立于同类的尊严感，不会失去享受充实的人生的自信。

□推荐语

一般的父母教育孩子，总会教他们不要跟别人比吃穿、比物质，要比读书、比学习，但作家陈建功的母亲对此却并不赞同：干吗老想着“比”？在这位充满大智慧的母亲的期望中，读书、思考、创造，并不是让孩子去获得所谓成功的工具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人生在世，成功或许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种有意义的活法并且享受这种人生。